

《誓言今生》：历史风云背后的民族情怀

□赵彤



电视剧《誓言今生》是一部有跨度、有温度，且具有相当深度的作品。它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历史的沧海变化，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而且给观众提供了蕴涵深厚的联想和思考的空间。这是一部别具特色的作品，为我国电视剧创作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个案。

大小结合的叙事策略

《誓言今生》采用全史视角，以近50年的叙事跨度，讲述了国战线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事件背景下的系列小故事。作为背景的大事件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夕转移知名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李宗仁先生归来、中美建交、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保护香港爱国人士、反台独斗争。小故事则是取大事件的外缘线索，在黄以轩和孙世安这两个

代表角色之间展开。

剧中，大事件与小故事是相辅相成的。大背景为小故事提供了具体情境，小故事又促使观众不禁要联想剧作之外中国当代史上涉及国家安全的历史风云。大象无形，但电视剧是具象的艺术，要让观众看到当代中国国家安全这个大象的形貌，采用大背景下的小切口处理方式是比较适宜的。《誓言今生》所采用的大小结合的叙事策略深得辩证之味。

大跨度的长时段叙事，最能显示时间转换中的变与不变。在《誓言今生》所断续展示的50年间6段故事中，我们看到的变化是新中国成立、李宗仁的归来、中美关系的发展、香港回归祖国，我们看到的变化是国家力量的跃升；我们还看到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个不变的使命，为此从黄以轩、老范、黄露露到黄晓阳，一代又一代

国安战士，对祖国、对民族、对事业的忠诚如一。

走进观众心灵的人物和故事

就取材时间而言，《誓言今生》可以说是一部历史剧。对于历史意识强烈的中国观众而言，往昔不仅仅是走过的路，还是留存记忆的港湾。在对历史的缅怀中，即便是艰难，也会让过来人心存依恋，倍感温馨，因为那里有青春的岁月，有奋斗的风雨，有战友和亲人的音容笑貌。而当往事和今事有所连接时，观众不动容是很难的。

剧情伊始，观众就会对黄以轩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在这种偏爱心理的驱使下，观众难免会对出场就和黄以轩作对的老范，这位从内务科转来的“门外汉”生发厌恶之感。随着剧情的进展，老范的警惕性、政治性和倔强性丝毫没有改变，但观众对他的好感却逐渐加强。正是老范的刚性才堵住了孙世安埋下的悬崖，即便是受到下放的冲击，仍然不忘对敌斗争的政治原则。今天，当圆滑已经成为普遍的处世原则时，观众不能不对老范这种同志式的工作关系和友谊感到亲切。

孙世安的古董癖既是剧情所需，也关联到当前的收藏热。他的博古架上摆满了瓦当、瓷器和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虽有真货，但赝品更多，他的小赚和大赔，让人忍俊不禁，也会让那些现在观看电视鉴宝节目的参与者们若有所失，或若有所得。年轻力壮的年代，他挥拳暴打他的上司曾宏极，让观众感到痛快；年长时他去宾馆找人，按门铃却按在了电灯开关上，也让人感到暮年的可爱。

剧中，黄晓阳对老范偷吃他家鸽子的逻辑分析，老年杨菲对孙世安说“你要是做饭我就高兴”的回答，独身的老范在黄家蹭饭的耐心，黄以轩对已经长大的儿子的不断批评等等诸多细节、故事，让这些角色留在观众心里，也让这些美好的记忆勾起生活的涟漪。

叙事背后的象征蕴涵

《誓言今生》不仅具行业特色、生活气息，同时，也是一部大量运用象征符号的剧作。这就使该剧的表意内涵更为深厚，对深化叙事主旨起到了积极的放大功能。纵观该剧的象征符号体系，大概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在人物塑造上，角色姓名具有高度的象征意蕴。黄以轩和孙世安，这两个最主要角色的姓名，是可从象征视角来推断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属轩辕氏。鲁迅先生在《自题小像》一诗中写到，“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黄以轩，这个姓名与这句诗的用字、用意高度一致。孙世安，是台湾情报机构的一员。罗大佑《鹿港小镇》歌词中，引用了台北妈祖庙上的一副对联，“子子孙孙永保用，世世代代传香火”。对联的上句，要追溯到商代的金文，那时的青铜器上常刻有“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字样。孙世安的姓名，大约就是子子孙孙万事平安之意，与金文中的寓意是一致的。

从这两人向前一辈看，与他们有着亲缘关系、深受两人尊重的晏老先生和黄老先生，其姓

连读大概就有炎黄的意味。剧中，晏老先生作为海峡两岸国共两党都接受的联络人，自有其超越党派之别的民族价值内蕴，这个内蕴就是民族的共同历史。这是黄以轩、孙世安最后能够在反台独的共同立场上走到一起的基础，也是黄晓阳和孙眉最后喜结连理的基础，毕竟他们都是炎黄子孙。

与人物相匹配而运用的器物同样具有象征意义。孙世安中年以后每日把玩古董，明清、汉唐的古董摆了满屋，虽然赝品居多，但他还是在黄以轩打碎几件宝贝时，忙不迭地说“战国的，这是”。这些古董，把孙世安与民族文化的联系象征性地表现了出来。童年黄晓阳与孙眉关于故官图画样子之争，与孙世安爱好古董的这个象征细节成为一体的两面。黄以轩喜欢鸽子，除了信鸽的传输功能外，在世界范围内，它成为安康、和平的象征。如果说，在黄以轩退休前，作品使用鸽子注重的是其实用功能，那么在他退休后，象征的功能则更为突显。

黄以轩到香港定居后，买下了孙世安的餐馆，与孙世安隔街为邻。这条窄窄的小街，就像余光中《乡愁》中吟咏的那湾浅浅的海峡，将两岸分离的情状象征性地表达了出来。如剧情所示，两家男主以窥视对方居多，但两家女主人则不时能热络地聊聊天，而两家的儿女则不以分隔为意，在彼此吸引中走到一起。作

品象征地表达了对两岸结束隔膜、隔断状态的美好期待。

剧中的关系是建立在象征基础上的。晏老先生与黄老先生是世交；孙世安与黄以轩，先是姻亲，斗了一辈子，最后又结为亲家。这样的人物结构谱系，使该剧的矛盾冲突带有强烈的家族伦理色彩。而家国同构，正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典型结构。所以，这样的结构设计，显示出作者的一个基本意图，即借助孙世安、黄以轩两人展开的“兄弟阋墙”故事，是一场内争，不是不可调和的。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该剧的核心主旨，那就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剧中，孙世安、黄以轩这父一辈，与黄晓阳、孙眉这子一辈的关系，是历史延续的象征，更是现实接续的象征。而剧作自始至终，从和到分，再从分到合的角色代际谱系，从黄老先生这个家庭分裂，到黄氏孙儿这个新家庭的组成过程，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尊重历史，更寄希望于未来的家国情怀。

该剧所建构的象征体系，促使观众把艺术和现实、历史与当前、个人浮沉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思考，把两岸虽尚有分隔之痛但终究同源同种之根的事实摆在观众面前，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呈现共有的民族情怀，从而使这部作品具有相当的深度。

导演刘江没有被类型化牵着走

□高小立

一部展现隐蔽战线殊死搏杀、折射了国家安全战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数十年间发展历程的电视剧《誓言今生》正在央视热播。该剧所展现的一代国安人的精神信仰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反响。

在2月11日中国视协召开的该剧研讨会上，导演刘江在介绍创作感受时首先说明这不是一部谍战剧，他的说明源于网上对这部剧的谍战类型定位。刘江强调《誓言今生》不是一部以往谍战剧中只是表现单一事件和年代的情节化作品，也没有更多令观众对谍战剧中悬念丛生、环环相扣、险象环生的观赏期待，而是比通常意义上的谍战剧更丰富、更有追求、更有情怀，这是一部编年体式的、表现国安战线英雄的电视剧作品。

现在的影视剧创作似乎陷入了类型化的误区，从创意开始到宣传营销都要打出一面类型旗帜，否则就认为没有宣传卖点，比如谍战、惊悚、魔幻、纯情、时尚，甚至还有谍战二代、后纯情等等。一部作品、尤其是一部人物众多、故事复杂的长篇电视剧作品，往往是由多个类型融合而成，电视剧《誓言今生》就融合了谍

战、家庭、爱情、年代等多种类型元素。其实，一部剧的成功和这部剧属于哪一种类型没什么关系，成败的关键在于作品本身的故事和人物。刘江在执导《誓言今生》时，注重的是人物，注重开掘的是剧中人物的精神层面，是以一代国安人的精神信仰推进了50年的传奇故事。他注重的是人而不是情节化的东西。

如果过于强调类型化就很容易走进模式化的创作，现在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跟风作品，和一度陷入类型的创作误区有关系。比如一部谍战类型作品成功了，就成了一个范本，随之各路主创一窝蜂地躲进宾馆按此模式闭门造车。刘江曾成功地创作出谍战剧《黎明之前》，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此次并没有被类型化牵着走，而是随着剧情的需要和人物的推进自然而然地将其融入情节，体现了多种类型。类型绝对是为剧中人物服务的。

为类型而类型化的创作，往往会造成类型先行，跟风不断。文艺作品的挖掘不是更多向哪个类型的挖掘和靠近，而是人物内心和人物性格的挖掘。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系列谈

面向全球的意识，都有一定的与世界综合为一体的趋势，反映了各民族文化在经济、政治、科学、社会等各方面的共同趋势和发展可能，反映了世界人民的生活与愿望，集中了世界各国的智慧和创造才能。

好莱坞和宝莱坞，正是抓住了文化中的世界性，从多民族的个性文化中抽出世界文化的共同元素，浓抹重涂，深度酿造，充分利用、吸收，进行艺术加工。选择诸如和平、战争、道德、伦理、灾难、爱情、亲情、人性等属于全人类关注的题材，寻求和构思故事，提炼主题。在表现形式上，它虽是个性的，但主题却是共性的，由此赢得了观众，也赢得了票房。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仍举步维艰，只在华语语境中转来转去？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我们没有把准电影的世界性这一脉搏的跳动；没有从全球语境下选择题材，开掘主题；在对传统文化筛选、鉴别中，寻找世界性文化元素不够，让表象淹没本质，没有抓住要害症结。

中国的56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亮点。他们中的大多数文化是开放性的，能和世界互动，形成类似文化模式。他们又有自己独特的道路，有着个性化的历程和自己的心理轨迹，走过了独特的、艰辛的生存发展道路，具备电影创作中的个性元素。加之地域元素、时代元素、民俗风情元素等，有望构建其美感的新奇生活画面，大步走进世界观众的视野。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民族个性，又蕴含广阔的世界性，对这一点，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已予佐证。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说，民族题材有望成为中国电影跨进世界电影行列的突破口。

一旦我们认准民族题材电影的艺术价值、思想价值、社会价值，则中国电影就有望掀开灿烂前景。不容置疑，民族题材电影有举足轻重的实力，是中国电影的亮点。当然从熟悉的、正统的传统文化中跳出来，转移到一个不熟悉的、曾经被忽视或有偏见的新题材领域，在情感上、观念上，甚至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任重而道远，肯定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艺术从来是创造性的，每一次都是探索，没有坦途，也没有模式。既然明确了突破口，认准了少数民族电影是一块沃土，是希望的田野，是打翻身仗，是快速走进国际市场的好跳板，那我们为了国产电影的新生繁荣，为了自己的艺术生命就应该下大苦、流大汗，坚定信心，锲而不舍地走下去。

艺术是凭质量说话的，靠思想性、艺术性、社会性赢得观众，赢得市场，关键是作品过硬。为了作品过硬，前期的有关题材的知识积累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主题思想的开掘，熟悉题材的历史背景、人文环境、有关学科知识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特别是本民族编剧、导演，要懂得本民族特殊的历史进程；懂得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情趣、行为模式、语言风格；要保持独立思考、独立创作的精神，不能跟风走，要形成自己的风格。政府对民族题材电影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不可代替，也存在观念的转变、认识的更新。比如，可以用行政手段实施强力举措，保护民族题材电影的繁荣发展。每年下达一定拍摄数额，保证民族电影以一定的比例进入院线；相关部门可成立民族题材影片专家指导委员会，定期组织、指导剧本创作，像扶贫攻坚一样扶持民族电影，委托有实力、有能力的高等院校开办少数民族编导进修班，超常规地培养少数民族电影人才。

电影是文化大旗下的艺术分支，它必须有文化的特质。电影的个性一般由这样几个元素来决定：

民族性——主要指那些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具有内聚力的典型文化元素，即形成的人人共有的核心精神、相同的心理特征和生活世界，相互有共同了解的基础，成为一套共有的理想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地域性——地理决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世界观。大致相同的地域使人类群体构成了该地域成员共有的行为准则，大家认同并具有共同价值和文化模式，形成区域性的基本人格、价值观。

时代性——任何民族的文化形态都是不同时代的人创造并传播开的，这就使文化必然有着具体的时代背景，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它是一个历史范畴，表现了历史的连续过程。它又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在不同时代，文化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相联系。

世界性——每一种民族传统文化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评点

家庭伦理剧新探索

—评电视剧《家有公婆》

□邹韶军 任和

电视剧《家有公婆》是一部反映现代社会的家庭伦理剧。该剧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家庭伦理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一是在深刻的道德伦理冲突中深化了亲情的内涵；二是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深入挖掘人物的情感世界，塑造了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三是善于在两难处境中展示人物情感世界，在揭示人物丰富内心世界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家庭剧要真正感动观众，让观众从电视剧设置的“家”中得到共鸣，途径之一就是要表现人性中的真善美，展现人物情感与品格中的闪光点。根据时代的变化、人性的需求，通过对人物个性的生动展示和深刻剖析给观众以启迪。这就对创作者的艺术功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创作者努力实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

《家有公婆》以独特而新颖的视角深入探讨了当代都市人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观问题。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幕幕当代普通人的都市生活，更是普通百姓用诚实劳动换取美好生活曲折历程。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是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家有公婆》主人公韩珊面临丈夫失踪、女儿失聪等一系列生活变故，仍辱负重，关爱宽恕他人，在社会变化大潮中实现了家庭和谐与事业成功。她不仅以惊人的毅力按时还清丈夫失踪前欠下的所有债务，还在债主们有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她宁肯去酒吧陪酒也不愿意拿伤害自尊的钱，要靠自己的劳动支撑这个家。在她的心里，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始终是第一位的。

选择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主创者对构建当代核心价值体系的思考与探索。

在情节设置上，该剧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光怪陆离的生活场景，而是以曲折坎坷的人生命运和困境中的艰难选择来揭示人物性格及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同时，善于将人物放置在两难处境中，通过一次的人生选择，深刻地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价值取向。故事刚开始，丈夫就意外“失踪”，一下子使韩珊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身为弱女子，是选择退出还是勇敢承担家庭责任？当她与舒新在工作中培养的感情逐渐成熟并决定结婚时，个人幸福与家庭责任的矛盾使她又一次陷入尴尬处境。究竟如何处理新家与女儿、公婆的关系，令韩珊左右为难。最终，她决定以高家女儿的身份出嫁。当公公婆婆以女方父母的身份出现在婚礼上时，不仅两位老人深受感动，而且观众也被深深打动。善于设置不同的人生境遇，让人物不断面临艰难的人生选择，是该剧成功的关键，而人物一旦被置于两难处境中，其内心的隐秘便暴露无遗。

当然，剧中个别地方的处理还有待商榷。为了追求戏剧效果，编剧不仅刻意让多年杳无音信的丈夫高一飞在韩珊与舒新的婚礼上突然出现，还让原野在韩珊与舒新的婚床上自杀，尽管戏剧效果强烈，但情节发展太过突兀，人为痕迹较为明显，这种过分戏剧化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全剧朴素写实的整体氛围。